



遠山的呼喚

「大霸尖山，標高 3492 公尺，為台灣百岳，亦是泰雅族與賽夏族聖山。」

勉強壓下胸口發悶欲嘔的衝動、狠狠吸著窗外屬於山林的新鮮空氣，隨著一個又一個連綿不斷的髮夾彎暈眩搖晃的路上，我想我大概還是不太適合上山。

好不容易下了車，看著建在小坡上的教會，轉過身卻是一整片連綿起伏的墨綠山巒、雲霧繚繞，幾乎看不到零星的幾幢房屋。隊長說，開到對面至少還要一小時。至於不在這次出隊範圍的司馬庫斯？那還要兩個多小時，太遠了。所以不得不從服務隊拿掉。不過的確很美。

「這裡晚上的星星也很漂亮。」

隊長補了一句，向迎面而來的牧師打招呼。

「新竹縣尖石鄉，山地原住民鄉，境內主要住民為泰雅族。劃分為前後山行政區。後山區又分為秀巒、玉峰兩大村，其下各有 13~14 個部落。」



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首獎

司馬庫斯屬於玉峰村。更遠、更深入。服務隊這次僅在秀巒村活動。以田埔教會為據點，為時七天，每日開車一小時輪流駐點不同部落義診。

參加服務隊並非自認高人一等，只是純粹想要看看人們的生活。我確實見到了，卻不由對志工、服務等詞更加疑惑。來到尖石僅僅七天的我們，能做的究竟有多少？或者能給得少、反而得到的多？志工或服務等詞，便已將自己抬高於對方一等；如果說幫助，卻往往在認為給予的同時、發現自己的缺失與不足，反而覺得自己是獲得的一方。特別對仍是學生、專業訓練不足的我，究竟又能做到多少，不禁更為迷惘。

抱著這樣的疑惑卻還是出隊的自己，心情沒有雀躍或期待，只是「必須有始有終」的態度，所以出隊了。

家訪、義診、農忙，構成為期七天的醫療服務隊生活。

前往家訪衛教的路上，陽光熱辣辣的叫人不睜不開眼，偶有涼風習習吹過，帶來不同於城市悶熱的舒適，加上不絕於視線之中的青翠與飛蟲，總會讓都市人有幾分欣羨之意。



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首獎

然而一切不總那麼順利。家訪最常遇到主人外出農忙，讓人不由得嘆氣：農人辛苦，我們一群自以為難得早起的大學生，遠來到此，其實還是未能適時提供所需吧！又或者不願與生人入門，只好作罷。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義診。平日晚上人們總算忙完想來看病，但大部分的義診時間卻是早上或下午。患者不少是積勞成疾、病勢綿延日久，對此不免興起想責怪「生病就該看病、好好休息」的念頭。然而想到祖父母那一代為了生計，也都是咬著牙不吭聲，認為看病浪費錢、休息對不起肩上的責任，此處的人們，恐怕也是這樣的心情吧！而從到此處一個小時左右的路程對我已然十分痛苦，就算居民對蜿蜒山路習以為常，但若身體不適又要如此迂迴下山，除了十分難受外、也會有緩不濟急、不如乾脆不去的想法吧！

至於農忙，其實倒不怎麼累。主人家對我們十分客氣，雖然早起在烈日下工作，但並不是粗活，僅僅是較為費時瑣碎的細活，像是立藤架、摘菜；主人的動作又比我們麻利得多，更顯得我們一夥人笨手笨腳平添麻煩。午飯更是熱情好客，平地稀罕的高山高麗菜、放山雞、水蜜桃，我們一夥人尷尬又謹慎，絲毫不懷疑是



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首獎

為了款待我們才弄得如此豐盛，真有「被人照顧而不是來幫忙」的慚愧感。

農地正對著聳立的大霸尖山。山，就在那裡。

這是登山客的浪漫與對山的景仰，愛好爬山的我亦然。然而我們視之為休閒嗜好，於他們卻是信仰與生計所在，又愛又恨、敬畏不已，都市人這種綺麗的遐想，想來是一種笑話吧！因此，終究只是默默的看主人比著遠方山巒、述說他們打獵的軼聞，說著往昔如何走上幾日穿越山林，只為與其他部落同胞往來聯絡；說著那年大雨來時，如何沖毀即將收成的水蜜桃或高麗菜；說著那天颱風颳過，如何摧殘他對面山頭的那塊農地。

卡車開在顛簸的產業道路上來往於農地，主人笑了笑，說經費必須拿去修整竹六十這樣聯外的幹道，產業道路嘛，能用就好，語氣並無諷刺或怨懟。我卻有些尷尬，平順的柏油道路固然是居民聯外所用，然而恐怕更多是觀光客往來之用吧！水蜜桃或其他山地蔬果，看似為他們帶來財富，卻更多是辛苦；看似好意的幹道，卻是將其捲入資本主義經濟當中競爭生存。他們或許本不必如此辛勞，而一些病痛或許也不會如此普遍吧！除此之外，年輕人離開部落、剩下老人，或許也不會發生。主人家的女兒也是住校讀國中，放假才回來。看著主人悶抽著菸，張口想勸——但他畢竟不是不知道菸



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首獎

的害處。然而生活苦處，只能由此抒發，這樣一想又不好說出口了。思緒起伏，混雜著從社會關懷到歷史共業乃至物競天擇，紛沓而來。然而，主人談論的口吻卻頗有滿足無求之感，終究只是旁觀者、終究只是都市人自以為的憤憤不平了。

義診是服務隊的主軸，卻更感到無能為力。除了慢性病，最多的是因工作造成神經壓迫、關節老化痠痛的患者。大部分的患者必須長期回診追蹤、持續治療。慢性病患者多半有固定門診拿藥，但其他人，在這一星期之後，因為生活，大概又只能回歸從前。短短七天，我們究竟能做什麼？能改變什麼？當真是微乎其微吧！集結多人心力與時間的這整個服務隊，意義卻是何在呢？

下山前一天，牧師邀請我們參加教會創建六十五周年暨七七節慶祝活動。雖無信仰，然而人們誠摯專注的神情與聲音，仍讓我忍不住感動。不論信仰與否、不論真實存在與否，只要相信，便鮮明而真切的存在，就能全然地去相信並去做，哪怕結果不如預期、成果微乎其微。

只要相信，只要一點點相信，便能義無反顧。



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一首獎

於是我想，或許總是太執著於每件事的理由、效益、結果。如果每件事都要經過如此計算，那麼或許一開始便不該來此、短期服務隊也無存在的必要。一件事雖然成效極微，然而若總把握著信念與理想，便有它最重要的意義與價值了吧！即使只有一點點，只要有所行動，即使只有一點點。

七天的日子，有種久違的放鬆，每天不到十一點便昏昏欲睡。

山中無歲月，寒盡不知年。

凝視起伏的青綠山巒，那永恆的沉靜與壯美；又或仰望蒼穹，見一抹彎月與點點散佈的星子…部落已然安靜，燈火零星，唯身後教會依然一片明亮，腳步交錯雜沓、討論聲此起彼落，還未止息。

不快、不慢，唯有生活。沒有感嘆於山上的遼闊平靜、空氣清新，戀戀不捨；沒有怨懟於城市的喧鬧匆促、混沌紛雜，意欲捨棄。只是生活。不論這一種或是那一種，唯有活在當下的每一個時刻，去感受、聆聽，每一寸土地上的每一息，然後試著成為其中的一小部分。



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首獎

是過客，也不是。即使只有短短幾小時或幾天，試著融入於其間。如果說文化是人們生活的總和，了解一個文化唯有生活於當地；那麼，或許唯有真正成為其中的一部分，才能真切的明白人們的需要，以及外人不能明白的、那些無言無聲的默契。

只是很難很難。

即使很難很難。

炎熱的風夾著暑氣撲面而來，早已曬黑正緩慢反白的肌膚受烈陽一照，隱隱的似乎又有些發熱起來。

於是我回到了城市。

沒有感傷、沒有失落。依然是我，依然是生活。

而山仍在那裡。

但卻有淡淡的惆悵暈散開來。不知為何、不知如何，久久不能散去。

2019.3.19 (二)

2019.3.20 一修→2700 下修到 2000 字內



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首獎

2019. 3. 21 二修→補回 2000 字以上(因為發現大專組字數要求其實是 2~3000 字…= =，不過修改前後其實長得不太一樣，也沒什麼浪費時間的問題啦)

p. s 是以 2014 年傳醫社醫療服務隊的心得為底改的

